

海的啸歌

■章熙建

无察觉，待潮水漫过膝盖时才慌忙往回跑，可一个同学却陷入泥浆里。

箭弓湾处在一段半岛形海岸的顶端，海堤犹如拉满的弯弓拱入海中，由此而得名。湾头修筑了一道垂直分水堤，被分流的海潮形成两股漩涡状水流，导致两侧滩涂因受冲刷而地势低洼。少年恰恰就陷入这个危机四伏的险段。

滩涂泥浆黏稠，人越是挣扎就会陷得越深。眼看身边没有任何急救器材，刘岷江喝令战士们守在堤岸，接着纵身跳进奔涌的海潮，奋力游向少年。少年被拽出泥浆，而他自己却被泥浆紧紧吸住，消失在滚滚波涛中。

我赶到箭弓湾时，连长已带着几个水性好的战士下海搜寻。堤上的指导员和战士们都瞪大眼睛，紧盯着夕阳下的海面，盼望着奇迹出现。谁也不愿承认眼前残酷的现实——汹涌的海潮已经夺去了战友鲜活而宝贵的生命！

二

夜幕降临，我们彻夜守候在海堤上。惊涛的咆哮撞击着耳膜，飞溅的浪花抽打着脸庞，可我却浑然不觉，只沉浸在刘岷江相处的那些往事中——

记得入伍第二年的夏初，我外出集训3个月返回连队，刚登上内堤就感到眼前一亮：营区两侧那两长溜生产地的地头，竖起了一块块叫着班排名称的礁石标牌，每块标牌上还配了一幅不同品种、栩栩如生的描彩蔬菜图。

连队营区坐落在石筑外堤和土垒内堤之间。以前，地头插的都是木牌子，因日晒雨淋而斑驳破裂，还常常让海风刮得七零八落。此刻，斑驳木牌被整齐划一的礁石标牌所取代，那片绿油油的蔬菜也由此平添了几分雅致。

当晚，指导员交给我一个任务：出一期墙报，表扬那个会雕刻的新兵。我这才知道，这项杰作竟出自炮二排的贵州籍新兵刘岷江之手。在经过一番深挖细掘后，我以《夸夸咱连的“雕刻师”》为题，在墙报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横平竖直的菜地，斑驳破裂的木牌，连队生产地的这一幕反差，深深刺痛了新战士的眼睛。他不声不响地从海边挑回几十块长条形礁石，参军时装在行囊里的钢凿铁锤，也由此派上用场。连续一个月的清晨或黄昏，咱连营区的海

堤下，响起了阵阵‘叮叮当当’的脆响，与如吟的涛声汇成了绝美的协奏……”

初秋时节，我被抽调去海防一连参加“一专多能”试点训练。没想到在路边车站，遇见了同样背着包的刘岷江。他搓着手说，你写的墙报叫团里首长看到了，让我去团部搞文化长廊雕刻。他腼腆的笑容中，透出一丝淳朴和真诚。

转眼到了隆冬，我到团部上报材料。因为心里有份惦念，清晨就去了新建的文化中心“海魂苑”。浮雕长廊被皑皑白雪掩盖着，枪刺造型的石柱上，“碧海赤魂”4个刻字在旭日光芒中红艳夺目，那是刘岷江的手笔……

蓦地，一阵脆亮的鸣鸣声把我从回忆中唤醒。天已微明，滩涂潮水退尽，空余涛声阵阵。那一刻，一股巨大的悲痛撞击着我的胸腔——我的战友呵，你以独具的才艺为军营增光添彩，可怎么把自己也雕刻成了一座英雄塑像呢？

刘岷江牺牲后，上级批准他为革命烈士。此后，二连官兵每次巡逻路过箭弓湾，都要驻足向海堤上的英雄塑像敬礼。塑像是当地政府为纪念英雄而修建的。巡逻组每名战士身上也都增配了一件“新装备”——一卷备用救生索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海防二连，但无论辗转到哪里，每年“八一”，在面向军旗庄严敬礼时，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地说上一句：“岷江战友，我向您敬礼啦！”

三

时光荏苒，在海防二度过的那段不凡岁月，渐渐凝成记忆珍藏于我的心底。可没想到的是，17年后千里之外的一次邂逅，让我再次见到了英雄战友熟悉的“身影”。

2000年8月，我担任团政委时，带队赴某海训基地参加演练。其间，我们渡海登岛勘察地形。当登陆艇靠上码头时，等候在那里的那个战士径直朝我跑来，利索地向我敬礼说：“首长，我终于又见到您了！”

我当时一愣，因为我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小岛，战士赶紧补上一句：“我是杨红旗啊！”那一瞬间，仿佛有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，17年前的感人场景油然浮现眼前。

当年，刘岷江牺牲后，连队在箭弓湾海堤上举行了追悼会，营长宣布了上级批准刘岷江为革命烈士的决定。被救出泥

浆而生还的少年杨少华，面对刘岷江的照片，抹去眼泪握起拳头说：“刘班长，您留给我的最后印象，是波涛中闪耀的两片红领章。从今天起，我改名叫杨红旗，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勇敢的战士！”

海堤追悼会后，我曾写过一篇报道，刊登在当时的军区报纸上，其中特别记述了少年面对英雄宣誓并改名的细节。杨红旗把这张报纸一直珍藏着，入伍时也带到了部队。这次上岛勘察地形，当地警备区先期派工作组上岛打前站，杨红旗在勘察人员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，于是便有了这番码头相认。

当年的铿锵誓言犹在耳畔，可少年已长成个头比我还高的壮实小伙子。完成环岛勘察后，我拉着杨红旗坐在海礁上，我要把这17年间中断的故事缀连起来。没想到，杨红旗那段平静的叙述，竟带给我始料未及的震撼。

杨红旗高中毕业后，践行诺言参军来到这座小岛。服役第8年时，部队调整布防，岛上只编配一个航标灯守护兵，杨红旗毅然留下，担起孤身守岛的重任。

孤岛子影，杨红旗的日子却过得很充实。每天，他雷打不动地升旗、观测气象、检查航标灯、填写值班日志……空余时间，他学着刘班长的样子，从海里挑回许多卵石，给斜坡上的菜地垒起围墙，还搭建了塑料大棚。岛上一一年四季蔬菜不断，每次团里有有人上岛，他都要给船上装几大筐新鲜蔬菜。

就在前一年的夏末，一场强台风突然从附近海域过境。狂风暴雨把海面笼罩得如同黑夜，咆哮的浪涛排山倒海般冲击着岛礁。深夜，岛上的航标灯骤然熄灭，但仅仅几分钟后，那束明亮的光芒又顽强地闪烁于夜空。危急时刻，杨红旗把备用应急灯捆在身上，又把自己绑在高高的航标灯塔顶上。

拂晓时分，大海恢复了平静。彻夜战斗的杨红旗修好航标灯，照例举行了一个人的升旗仪式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看到一支飘扬着五星红旗的舰队，正沿着小岛东侧的航道破浪南行。这年年底，杨红旗获得了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功军功章。

返航时刻，岛礁在我视野中渐渐变小，但那抹飘扬于小岛上空的红色，却溢满了我的眼眶。一个声音在我心中久久回响——相距千里、时隔16年的两起险情，如此神奇地演绎了一曲跨越时空的英雄交响，那是血脉传承的力量！

荣誉背后

■李浩然

像小山一样高的奖品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

夜里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满是战友们那足足装满一车的奖品，连队这么多荣誉，却没有一个是自己挣来的，宋恒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睡上铺的老班长，俯下身轻轻对他说：“你是一个不错的苗子，只是还不够优秀。在我们三连，别人的优秀线，是我们的及格线！”

宋恒说，那段时间为了迎接下一次比武，他铆足了劲天天训练，发誓一定要为连队争回荣誉。一双胶鞋，他穿用了没有多长时间，鞋底就被磨平了。凭着这股劲儿，宋恒入伍第一年便荣立三等功。此后数年，他在各项比武中摘金夺银，现在他一个人获得的奖牌、证书和奖品也能装满一个行李箱。

如今，宋恒已转岗到新式装甲步兵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那年，我从军里被派到连队采写新闻。听闻祁连山上有一个哨所即将进行新老兵的交接仪式，我便申请和新兵一起上山。

下午5点，太阳缓缓日落，宛如一颗硕大的明珠挂在山尖。半山腰上，一幢红砖砌成的哨所静静矗立。我仰头望去，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在夕阳照耀下，一面国旗正迎风招展，那鲜艳的色彩让这座孤悬在祁连山上的哨所变得神圣起来。

我在哨所门前停下脚步，张班长迎上来，给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我迅速还礼。接着，老兵从屋里走出来，黑瘦的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。我无意中瞥见，远处一弯淡淡的新月已经升起，与另一边还未完全落下的太阳共同挂在天际，形成了一幅奇异而美丽的景象。

张班长凝视着那弯新月，轻声说道：“祁连山秋日的太阳，是被月亮劝下山岗的。”我愣了片刻，心中遐想，也许太阳真的怀有深深的眷恋，即便月亮已匆匆升起，它仍旧难以割舍对那片广袤如海的天空的深情。

这时，跟随我而来的新兵放下沉重的背囊。老兵从中取出土豆、洋葱、黄瓜和一大块猪肉等食材，开始准备晚餐。忽然，他兴奋地喊了一声：“一面新国旗！”

晚饭后，张班长和老兵显得有些拘束，我察觉到他们的不自在。于是，我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干扰了正常工作。他们解释说，晚上计划开一个班务会，讨论新老兵的交接事宜。

我借口要欣赏祁连山上的月亮，一个人出门坐在银色的月光里。祁连山的天空宛如倒扣的大海，繁星点点像是渔船上的桅杆。

新老兵交接开始了，我能隐隐听见班长介绍哨所的情况。老兵来自山东聊城，而新兵则是陕西富平县人。他们交接得很细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，确保新兵能够完全熟悉并胜任接下来的工作。

交接完毕后，班长问新兵：“你会乐器吗？”新兵回答道：“会吹笛子。”班长便说：“那明早升国旗的时候，你负责吹奏国歌。”不一会儿，哨所里便传出笛声。起先，笛声断断续续的，不太连贯；后来，班长打着拍子，新兵一遍遍练习着。渐渐地，悦耳的笛声在月光下回荡开来……

夜色已浓，我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夜里，我朦朦胧胧地听见班长和老兵在对话。

老兵说：“明天一大早升完国旗后，我就得下山了。兄弟啊，咱们就此告别了。”

班长有些感慨地说：“你不会记恨我吧？有时候我对你挺严厉的。”

老兵爽快地回答道：“哪能呢！那次你冲我发火，也怪我偷懒了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你是为了我好。”

“不是你偷懒。那次，你刚巡逻回来，区间线路又出了问题，我太着急了。”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雪落天山

■吉尚泉

雪落天山
一场旷日持久的雪
如同惨烈的战斗
戍边的战士
和雪站在一起
就是北疆，最亮丽的风景

抬望眼
天山高不可攀
一粒一粒的雪，堆积起来
就高过天山
年轻的战士，在雪地里站岗巡逻
用青春丈量人生

目光的深处
是先辈翻越雪山的故事
枪炮声声
如同远方的雷鸣
震落老家屋瓦上的残雪
却无法阻挡，战士行进的脚步

谁在雪中取暖，谁在用雪抒情
谁又在皑皑白雪中坚守
雪落天山，落在时间的深处
当军号响起
每一个崭新的日子
都晶莹剔透，带着人民的期盼
也带着亲人的祝福

交接

■邹冰

班长解释道。

“都一样，遇到那种突发情况，谁都着急。咱们在山上一同待了两年，也是缘分啊！”老兵说完后，两人击了一下掌，然后轻轻笑了起来。

我翻了个身，他们的谈话戛然而止。

清晨，阳光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将我唤醒。我看着张班长和老兵脸颊上的两团红晕，对新兵说：“这是祁连山上兵的标志！”新兵看着他们笑了，而老兵则告诉他：“过一个多月，你也会拥有这骄傲的两团红！”

洗漱完毕后，我走出哨所，看着两个士兵在班长的带领下出早操。吃过早饭，新兵取出笛子，准备开始升旗仪式。我大声宣布“开始”，新兵用笛子吹奏国歌，崭新而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，老兵面向国旗庄严地敬了个军礼。这一刻，我眼眶湿润了，笛声在寂静的祁连山上回荡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升旗仪式结束后，老兵小心翼翼地将那面换下来的国旗收起，放进背包里留作纪念。我们时间紧迫，因为下午连队将举行欢送老兵的仪式，然后他要搭乘列车回聊城老家。

我走在前面。老兵刚走两步，忽然扭头对班长说：“记得把执勤的照片发给我，让我回家后也能回忆起在哨所的日子。”

我们并肩赶路时，老兵注意到我眼眶发红，低低地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沙子迷了眼睛啊？”

长征

第 6366 期

静静守望

■韩 钢

来不及回味
昨夜的风霜与雪花
就迎来了
边防线上的第一抹晨光

这岁月叙事的又一个开始
是一个
永远不会终止的英雄故事
在雪地上闪光的姓名
和清澈的爱
都在这里
如界碑一般
把爱深深扎进了
大地的胸膛

成长，刻在了
被寒风吹裂的脸颊
坚守，装进了
炽热的胸膛

再从从军的日记
铺展开一个新的篇章
“寸土不让，寸土不丢！”
是我用青春
在群峰上
写下的炽热诗行

新的四季
我仍站立在
高高的哨塔之上
把雪山，边关
静静守望



海疆驰骋万里涛(中国画)

夏荷生作